



## 香溪河歌声

曹银员

阳春三月，莺飞草长。那天下午，明媚的阳光吻得宽敞、高耸的苏州木渎古镇雕门泛起羞涩的红晕。我们优哉游哉地走进木渎，映入眼帘的是塘街平路、绿树掩映、古宅丽庭、粉墙黛瓦，名胜古迹遍布两旁。一路有姑苏十二娘风情街、古松园、虹饮山房、明月寺、严家花园等景点，还有古朴的石桥、精巧的亭榭、生香的香溪融入其中。满眸美景，令人飘飘欲仙，犹如置身于诗情画意之中。

“木渎美呀，木渎美……”忽然有歌声自江河中飘来，那歌声婉转动听，清脆悦耳。好奇心驱使我们的脚步前往。哦，原来是船娘在歌唱！紧靠街道的这条江河叫香溪，传说是因西施在此洗妆满河生香而得名。香溪不宽，河水清澈，波光粼粼，绿树倒映，藤蔓缠墙，暗香浮动。在秀逸的河境里，只有花轿般的乌篷船来来往往荡桨悠行，还有那诱人的江南船娘温婉歌声，宛如泉水“叮咚”涓涓流淌，沁入心脾。

秀亭埠头，前来乘船听歌观景的游客众多，我们只能排队而行。初来乍到，才知乘小船挺有讲究，坐时，要这边一个那边一个，不然，小船就会因重量不均而倾翻。“坐稳啦！”船娘咧嘴一笑，熟练地将橹一摇，载着十余人的小船摇摇晃晃离开了埠头。船娘身着风情特色服装，左手紧握橹柄，右手攥住橹绳，默默用力，只见橹绳前推，橹柄向后，橹绳拉后，橹柄向前，大眼睛，长睫毛，还有那桃色性感的唇，好生艳美！摇起橹来，船娘灵动的双手如燕子翻飞，同时握橹柄的手腕在不停地柔软转动，橹叶就在水中成弧形荡划，船儿这才缓缓前行。“想听歌吗？”船娘笑容满面，神气十足。“好！”接着，船娘小嘴一张，便敞开喉咙纵情歌唱：“尊一声游客君，听我来唱一唱，木渎真是个好地方……”她嗓音婉转响亮，唱起来像清脆的银铃，感觉特有味。行船听歌，坐看沿河风貌，在荡漾中让心灵尽情享受。小船儿轻轻推开波浪，船娘一边摇橹一边歌唱，一首接着一首，唱个不停。这美妙的歌声有时温情润婉，如一帘幽梦，情思轻柔；有时激情澎湃，如高山流水，壮美欢畅。说其妙，妙就妙在运用江南广泛流传的民间歌调换上新歌词儿；妙就妙在这些歌曲的节拍与摇橹的动作节奏基本相配。呵！清凌凌的河水呀，悠游的小船；情深深的歌声哟，袅娜的风情，足以让人痴迷，让人心醉。

于是，我的心就像无根的风，为追随歌声而旋来旋去。在悠悠穿梭中，了解了江南著名古镇的木渎，其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；品鉴了深厚的木渎地域文化；欣赏了有“江南第一园林古镇”之称的“秀绝之冠”幽雅美景；领略了清代乾隆六次驻跸木渎，“多少秘密在其中”的传奇故事……

木渎真的好美啊！处处是诗，处处是画，处处是歌。而这船娘的妙歌，更是木渎一道别具一格的靓丽文化风景。

## 行走牛头山

郑陆

上牛头山前先访俞源古村。群山怀抱里平静地卧着一块圆形的土地，东边山麓是民居，西边大片的是庄稼地，一直延伸到山脚的溪流边。流水淙淙沿山蜿蜒而来，把群山还没有来得及包围的村庄包围了。跨过溪桥右前方有个圆形池塘，说是太极图中的“阴鱼白眼”，往村子里面走，有块圆形高地上有树林，大概就是“阳鱼黑眼”了吧。据传这个太极村落是刘伯温设计的，其实这处山间盆地本身就形似太极图，刘伯温也是因地制宜。

村口就有刘伯温祠，悬着“旷古绝代”的匾，陈列着介绍资料，有刘伯温手迹的复印件，楹联盛赞他“开国文臣第一”。明初庙堂文章多出宋濂之手，但刘伯温的深思创见确是超轶同侪，读他的《郁离子》，会叹服他的思想超前于他的那个时代。祠前是一片古树林，松、枫，更多是楮树，我是第一次认识苦楮，开始与楮树相混淆，《韩诗外传》里讲到子贡乘轩车衣轻裘访老同学子思，子思“楮冠藜杖”来开柴门，疑心那种树皮能做帽子的树就是它。经讨教方知楮树叫构树，树皮纤维长而韧性是造宣纸的高级原料，所以穷书生可用它来做帽子。楮树适应性特强，分蘖生长快，抗拒抗污染性强，联想到子思在“蓬户瓮牖”中能安然地“匡坐而弦歌”，树和人的精神是相承的。而楮树又叫“小构树”，多分布在长江沿线，号称标志长江南北地区的“分界树”。叶子与栗子树叶相似，果实也像板栗，富含淀粉，可用来做“苦楮豆腐”，如果去掉硬壳，将果仁磨成浆，加热调成块状软糕，加作料精煮，就是“苦楮糕”。楮树寿命长，祠前的楮树都是六七百年树龄，前人栽树后人乘凉——岂是“乘凉”？这一大片古树林能保留到现在，足见俞源村的世世代代都是懂得感恩惜福的人，这样的族群怎能不兴旺发达呢，村中保存完好的俞氏宗祠前十来柱用来表彰历世子孙高中进

## 山水武义行

岑燮钧

武义有山有水，安安静静，是一个好地方。

武义在浙江不算太出名，它的景致也是如此，没有很响的名头，却耐看，耐玩。我们一路走去，见一些古村落，真可称得上“诗意的栖居”。

在俞源太极村，我们见到了所谓太极田。古人真的很会选择住的地方，讲究风水——“风水”一词误会很深，除却神神道道的的外套，实则里面有大道理在。俞源在四围山色中，一溪穿村而过。这条小溪据说是改道过的，由刘伯温设计，像太极图的中线那样S了一下，顿觉意趣无穷。小溪两边，还有太极的鱼眼，一则古树葱茏，一则黄土裸露，以合乎阴阳之道。这在我等俗人看来，不免好玩，几乎把土地艺术化了，让人想起神秘的麦田怪圈。

进村的时候，有一丛古树，郁郁苍苍，参天而立。古树是时间的见证者，一路阴翳，恰似时光隧道，沟通古今。而在古树掩映中，伯温草堂更像是一处茶亭，仿佛刘半仙就坐在对面喝茶，给我们说道。

另一处古村落，也依山傍水。村名叫郭洞，实际上不是洞，却端的是神仙洞府。村口一座石拱桥高高拱起，桥上一座风雨亭，两边古树对夹，下面长溪蜿蜒，旁边一块荷田，这些景致合一处，那意境就出来了。这样的意境，现如今都成了风景区；而古人，就生活在风景区里。更称奇的是，就在村边的山上，有一块原始森林。即使是在动乱的岁月里，都没有被破坏。如今，修了羊肠小道，也只能当做氧吧，可以深呼吸，却不能动手动脚。前人明白得很，树在村在，树毁人亡，盖因山势陡峭，如发生泥石流，可直冲而下也。

今人进城市，古人亲山水。今人入山，只为度假；古人以山水为家，所以，家在山水间。牛头山就是这样的好去处。相传，唐朝的著名道士叶法善就在这里修炼，活了105岁。他曾被皇帝征召，做过鸿胪卿，但死后依然归葬故乡。长安虽好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；只有牛头山，才是永久的归宿。你看，这水清澈见底，正可以涤荡风尘；这山，高耸入云，当有仙鹤飞来，接你归去。而远望峰顶，似有天宫，云

士举人的旗杆，就是明证。

我们去的时候是深秋。进得牛头山，树树皆秋色，山山黄叶飞。常常有金黄、淡黄、棕色、猩红的一枝树叶旁逸斜出，横空出世跨在山涧上空，不知是有意显摆自己成熟亮丽的颜色呢，还是溪涧上方空旷易得秋风的修饰、更多得到早霜的光顾？艳丽的金色引人眼球，可是不免早早地陨落随流水。没有听到空谷鸟鸣，满耳朵的是山涧的吟唱，群山静静地听，时时应和几声，然而迟了几个节拍。虽然是枯水季节，水量充沛但落差大养不住鱼，涧底水石直视无碍，阳光下，浮光跃金。

路边一亭罩住一碑，是唐玄宗纪念叶法善法师的《叶尊师碑》。亭下潭底有一方菱形石，石上凸显一只金鹅，头昂扬朝流水方向，身子圆润是只大肥金鹅。

山道陡峭，幸有秀色可餐让人忘记了攀登的艰难。上了望仙桥，百米金索桥横贯长空，武义遂昌一带的山脉储藏着金矿，所以铁索桥以“金”命名，金索桥另一端是会仙亭，以为快登顶了，可转过山崖又有一线天垂挂在面前，不断地给人以喜悦，又“一山放出一山拦，赚得行人错欢喜”。登一线天，前人回首只见后人头顶，后人仰面只见前人脚踵，好像人叠人似的。

几经喘息，终于爬上了蜡烛峰顶。先绕顶一周观形胜，四围群山层层围绕，尖尖的峰峦如莲花瓣，当中孤峰擎天恰如花蕊。峰顶原有道观已毁，现在的“天师殿”是2003年新建的。殿上高悬唐玄宗诗匾：“青溪道士人不识，上天下地鹤一只。洞门深锁碧寒窗，滴露研朱点《周易》。”

下得山来，仍旧沿溪行，几个水潭连环，全石以为底，一处潭底有长三四丈，宽约两尺，深数尺的长坑，曲线圆润，活脱脱一条娃娃鱼的样子。猜想这条巨觥听天师讲道修行，不知何世便脱却凡尘留下了这个石室。

本版摄影 梁溪 总第5617期  
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漫重霄，亭台飘渺，殿角峥嵘，飞阁流丹，不啻是神仙居所。如能手握麈尾，游戏云雾，那就更妙了，既得魏晋风度之玄妙，又兼道家逍遥之旨趣。

牛头山之妙，一是妙在栈道。一路之上，都是临深渊，依绝壁，于无路处盘旋而上。回首来处，栈道如山间飘带，几欲半空飞舞。二是妙在索桥，桥长百米，连接两峰，远远望去，上不着天下临无地，让人不寒而栗；而人在桥上走，如凌空微步，只可往前看，不能瞟两边，前面是桥亭，两边是“飞升”。三是妙在一线天。上蜡烛峰，须得登“天梯”——一条狭窄的山道。两边都是峭壁，拾级而上，耳听道家仙乐，人却气喘如牛。而翻上山口，要见神仙，还得绕山而上。四是妙在峰上平台，正可以骋目远眺，所谓“目送归鸿，手挥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，即此之谓也。难怪叶法善要以此为修炼之所。而峰顶道士，面色古雅，神情自若，鬚髯长须，身轻如燕，颇具仙风道骨，焉得不是另一个叶法善呢？

这么好的去所，只能停留半天，实在遗憾。可是，即便流连再三，又能怎样呢？我们上山是为了下山，古人下山是为了上山。

但好地方，总让人怀念——其中必有武义吧。



## 网坛风雨路

——李娜自传

51

到了伦敦之后，我发现情况比我想象得要严重了，我连早上起床都不能直接坐起来，必须先侧过身借助肘部的力量，才能把自己撑起来。

后来疼得实在不行去医院拍片子，在去医院的路上姜山突然就急了，说：“你不就是不想打比赛吗？不打不我们回国。”

他不信我说的话，还生气了。

我无言以对，也没有心情去跟他吵架——肋下的疼痛让我很难分心去想别的事，我只是觉得委屈。

网球运动员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是手腕、肘部和膝盖、脚腕，但很少有网球运动员会在这个部位受伤，我自己也没想到肋下会毫无征兆地疼成那个样子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告诉主教练我可能受伤了，然后去找赛会医生。

赛会医生建议我拍个片子看看，我就和蒋教练、姜山一起去了医院。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骨头有问题，这种职业病常见于高尔夫选手，网球运动员几乎没有得的。最后拍片子的结果也验证了医生的推测：肋骨骨折。

我很奇怪，因为这个地方从来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碰撞，

怎么就会骨折呢？

医生仔细询问了我这一阶段的活动状况后告诉我：我刚到欧洲时患上了花粉过敏，骨折就是由于这期间我不停地打喷嚏导致的。

打喷嚏居然能把骨头打裂！真是匪夷所思。骨头都裂了，肯定不能继续比赛。我的心情瞬间灰暗下来。

回到驻地，姜山把我料理好了，让我卧床休息，他自己转身出门不知道去忙什么。大约50分钟后，他带着一大堆排骨、作料回来了。原来他是去买排骨给我煲汤喝。

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大概有20多分钟的路程。姜山一个人跑出去，语言又不通，居然给他找到了地方，大包小包地带了很多吃的回来下厨房。尽管疼痛仍在持续，我还是觉得很贴心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和国家的队友一起回国了。

2007年6月，我们回到了北京，我继续休息。两个月后，我觉得骨头应该好得差不多了，想回到赛场上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先去拍了个片子。国家队的队医为我们联系了一位30多岁的女医生，我拿着拍好的片子找到她，她看了看，问我：“你是运动员吗？”

我说是啊。

对方放下了片子：“运动员拍什么片子，回去练吧！”

我一头雾水地回来了，心想大夫说继续练，那一定是骨头已经长好了。我就回到了训练场，练了两星期，准备去美国参加比赛。

刚到美国，训练了一天，第二天起床后，我就感觉熟

悉的疼痛又来了。我找到当地的医院拍片问诊，接待我的医生看到片子，一声声问我为什么骨头还没长好就开始训练。我只好请教医生：大概要多久我的伤势才能恢复？

医生说：“至少要6个星期。”

那时已经是8月份，等到10月份，那不是整个赛季就都结束了？我心中一凉。

但骨伤又不能不养，最后我只得取消了当年所有的比赛，前往慕尼黑治疗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我的医生艾瑞克和我的体能教练哈纳斯。

养伤的时候我瘦了不少，体重减轻了，肌肉也萎缩了一部分。

姜山安慰我：“就当是休息一段，调整下状态。”

我无法放松，我心情很不好。

最初练网球的时候，我并不喜欢这项运动，我努力打球只是为了完成父母的心愿。体校的学生没有寒假和暑假，用缺失的童年换来了出色的专业技术。这样的缺失不是没有遗憾的。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，以后也没有机会知道。

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，我和网球已经密不可分。它就是我的全部生活。我不停地为它付出，而它也不停地以它特有的方式在回报我。我从网球中得到过悲伤，也得到过欢喜。它使我成熟，督促我思考。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球员生活后，我对网球的感受非常复杂，事已至此，我不能用简单的“喜欢”或是“不喜欢”来概括自己对网球的感情了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徐建国